



◆好书推荐

《护生画集》

作者：丰子恺、弘一法师等

推荐理由

《护生画集》是一部老少皆宜的心灵丛书。自从《护生画集》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问世以来，该画册在佛教界、文艺界和广大普通读者中流传广泛，影响深远。她是佛教界、文艺界诸位先贤绝世合作的结晶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。

《护生画集》以漫画的形式，讲述了二百多个爱护生灵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小故事，画风质朴可爱，义理发人深省，以深入浅出的方式，表达的佛教的慈悲思想。

自古以来，佛教的中心思想都离不开「慈悲」二字，这种慈悲超越了种族，升华为对万物的悲悯。印光法师有云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如来之大道曰慈。人物虽异，心性是同。举凡三乘六凡，如来视之，皆如一子。何以故，以其皆具佛性，皆堪成佛故……良以诸物与我，同生于天地之间，同受天地之化育。而且同知贪生，同知畏死。仁人于枯骨，尚且掩而埋之。于草木，尚且方长不折……人惟欲眷属团聚，寿命延长，身心安乐，诸缘如意。正应发大悲心，行放生业。使天地鬼神，悉皆慈我爱物之诚。则向之所欲，当可即得。」诗人白居易有诗曰：「谁道群生性命微，一般骨肉一般皮。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」古代仁人，都经常强调护生爱物的重要性，可见护生之重要。

《护生画集》这本书中，涵盖了人对动物的慈悲，对植物的慈悲，对环境的慈悲，充分体现了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」的精神。这本书真正做到了「以艺术做方便，人道主义为宗趣」。

《护生画集》外在强调「护生爱物」，但「护生」实为「护心」，保护好自己慈悲心，才是「护生」的真正目的。《护生画集》一书，能够培养幼童爱物之心，长养成人慈悲之心。

在科技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，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在这片更加科技化的环境下，我们更加需要用包容慈爱的态度，对待身边的一切生灵，爱护赖以生存的自然。《护生画集》虽然距今已有近百年，但正是现代人应该认真学习的一本必读图书。

老马识途

管仲、隰朋从桓公伐孤竹，春往冬返，迷惑失道。管仲曰：「老马之智可用也。」乃放老马而随之，遂得道。

《韩非子》

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，春往冬返，迷惑失道。管仲曰：老马之智可用也。乃放老马而随之，遂得道。

韩非子图



蛇护孺王

明英宗陷北营。乜先雪夜令人行刺。其人见一大蟒蛇绕护帐外，畏怖而去。自是稍加敬礼。

《明通纪》

明英宗陷北营，乜先雪夜令人行刺，其人见一大蟒蛇绕护帐外，畏怖而去，自是稍加敬礼。

明通纪图

蛇護孺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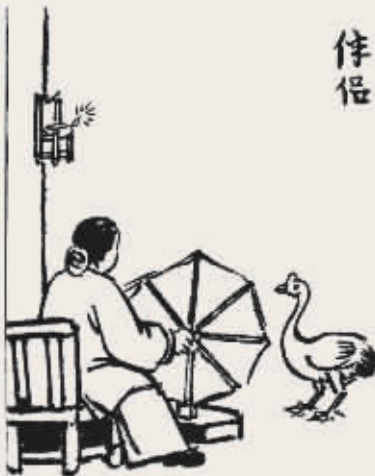
伴侣

甬东孀妇包张氏，因夜纺无伴，乃畜一鹅。居数年，孀妇卒。鹅绕其柩三匝，哀鸣而毙于柩旁。族人瘞之于张氏墓侧，碣曰「义鹅冢」。

《劝世丛谈》

甬东孀妇包张氏，因夜纺无伴，乃畜一鹅。居数年，孀妇卒。鹅绕其柩三匝，哀鸣而毙于柩旁。族人瘞之于张氏墓侧，碣曰「义鹅冢」。

劝世丛谈图



羔跪受乳

羔食于其母，必跪而受之，类知礼者。

《春秋繁露》

羔食於其母，必跪而受之，類知禮者。

春秋繁露图

羔跪受乳



抚摸袈裟，我仍然会流泪

■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

我想中国一定是有很大的功德，才能够出现像菩提达摩这样的大师，能够把佛法带到中国来。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下，这些以往的大师们是经过怎样的努力，怎样艰苦的环境，才能够把佛法从印度带到中国来。然后他们在这个陌生的社会里，起什么样的领导作用，以慈悲之心弘扬佛法。如果我们想到这些话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即便是把整个地球都用黄金铺满了，也没有办法报答他们的这种恩惠。

如果我们去任何一个大乘的寺庙或者是出家人那边，你都会看到，即便这个寺庙或者是出家人本身并不真正在那儿，但是他们永远讲得出慈悲或者是慈悲的道理让别人知道，要怎样对众生慈悲，要怎样去救度众生这些道理，即或他们不修持，他们都会讲这些道理。

像缅甸或者是泰国这些地方，上座部的教法在那边非常兴盛。他们所选择的这条修道的道路，实际上是他们所积累的功德所致。

如果我们在像泰国或者是缅甸这种国

家，你在一个绿油油的稻田当中，看到一个穿着黄色僧袍的比丘走过去，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。在现代文明社会，还有这样的比丘生活在世界上，这对于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即便那个比丘晚上偷看电视，这都没关系，因为他所存在的形象的作用，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形象，对我们就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如果那个时候，你能够两手合掌，放在头上定礼，你一定会修得非常大的千百倍以上的功德。

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净观非常强的人，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喜欢挑剔，疑心非常重

的人，我很少会热泪盈眶，这种情况太少了。但我还记得，有一次在曼谷，美国大使馆外面，我在等美国的签证，那天早上我去得很早，因为我想排第一位，我很早就去了，结果6点钟的时候，我看到有20个非常庄严的和尚走过来，我就想他们这些和尚来这边干吗，美国大使馆也是关着的，突然在这个时候，美国大使馆的门开了，美国的大使出来，跪在地上，供养他们，看到这一幕，我热泪盈眶。

看到那一幕，我自己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知道在泰国的出家人，当他们接受人家供养的时候，无论跪下来供养的是美国的大使，或者是泰国的国王，泰国的出家人连看也不看一眼，从来也不会说谢，供养完就继续走他的路。他也不会说留下来问“你有没有名片啊，留下电话号码以后联络，好不好。”和我这个西藏的出家人一比，这些和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同样在台湾，我也去过一些寺庙。我看这些寺庙，有的也非常宏大，寺庙里面都有一尊非常高的金身的佛像，那个寺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组织，里面点着香，放着阿弥陀佛的佛号，这些对我都没有什么感动。但是那边的出家人，从他们嘴里讲出来的永远都是说，为所有的众生如何如何讲非常慈悲的语言是何等难得的事。

有的时候，这种情况不太多，但是偶尔你假如去一些藏传佛教的大师那边，他会给你讲净观。也许讲的人本身也做不到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就算有这个名词存在，就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。

因为总有那么一天，这些穿着黄色的，在路上非常安详行走的比丘的形象再也看不到了。也许有一天，所谓为众生如何如何这个概念永远不存在了，也许有一天观所有的众生如同本尊的这种净观完全不存在了。当真的有那么一天来了的时候，那真是世界的黑暗时期。

这个词“空性”，也许有一天它再也不存在了。所以我们实际上非常幸运，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修持，但是至少我们在讲、在谈论它。

有人曾经问我，作为一个和尚，你是否

皈依僧。我想说，当我在街头看到穿着红色的、黄色的或灰色僧衣的出家僧人时，我们会相对合掌，在互相微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会涌过一股暖流。有一次，我在巴士上，看见一个藏传佛教的僧人，我在车上向他合掌，他看见了，立即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也向我合掌，脸上是那种单纯的令人想到西藏纯净蓝天般的微笑。我很长时间都不能忘记这微笑。我们属于不同的教派，有着不同的教法传承，但是一直上溯到佛陀时代，我们共同的导师都是释迦牟尼佛。即使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，远隔千山万水，但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久别的兄弟。我们甚至可以用懂得彼此的语言，也不会阻碍我们在心底的交流。透过这样的现象，这样亲切的微笑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来自佛陀的清静力量，一如佛陀当年所受的启悟。走在街头，我无法判定一个行走着的出家人是持戒抑或破戒，但当他们汇入历史长河，汇入那不断的传承中，我知道，那就是我永远不变的背景。

当我手摸着袈裟时，我仍会感动。我不是一个好的僧人，过重的习气使我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俗人。我的心理与行为，使我在身披袈裟时内心感到惭愧。但我知道，我的染污并不曾改变袈裟纯净的本质，它依然是清净的幢相，是正法的标志，即使只剩下一丝布条，我仍应顶受它。“善哉解脱服，无上福田衣，我今顶戴受，世世常得披。”它曾被在如来的身上，曾被在迦叶尊者的身上，曾被在阿难尊者的身上，龙树、无著，都曾经顶受过它，为他增添荣耀。抚摩袈裟，想起这些逝去的大师，我仍然会流泪。

至今我还听见一些比丘在各种场合说法。不论他们行持与否，他们所说的法仍使我感动，即使是编出来的故事，我听了也会流泪。或许我过于感性，但这样的说法和故事使我内心柔软，感受到了来自慈悲的温暖。生活中有让自己感动的事总是一件好事，好过让自己的心变得麻木。

我们生活在这世界总感到很苦难，可是对我自身而言，自己觉得相对于我所犯下的过错，我感受到的一切已经是在享受宽恕。

